

墨

223811

子

中華書局印行



墨子

118855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畢氏靈
巖山館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墨子敘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為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為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寶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昭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沉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謬誤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為夏法特非周制儒者非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為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

墨子敘

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為墨學者流為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皆自謂真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修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意音湛澆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嘗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閒攻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

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素之畫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叛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鬪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卷七十一

非樂中

與此同正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

有禮哀為本焉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

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

虧兄而自利其室亦非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

寸之棺三寸

墨子七十一篇名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一卷墨翟撰

馬總意林一卷墨翟撰

墨子十六卷宋墨子名翟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作此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

有禮哀為本焉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

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子辛作子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

虧兄而自利其室亦非兼愛兼愛上愛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

政有天下有政之天子政之天子政之天子

斷指以存脛小也取之天下取之天下取之天下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則爭求之行而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若當仕汝弟子學

第曰兄若送葬我當為兄沽酒不買預葬其四

四第求酒四第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

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曰吾族無學

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

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亦見所無引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

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墨子曰古之學者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謂案史記墨子時或仲尼後也

焦竑國史經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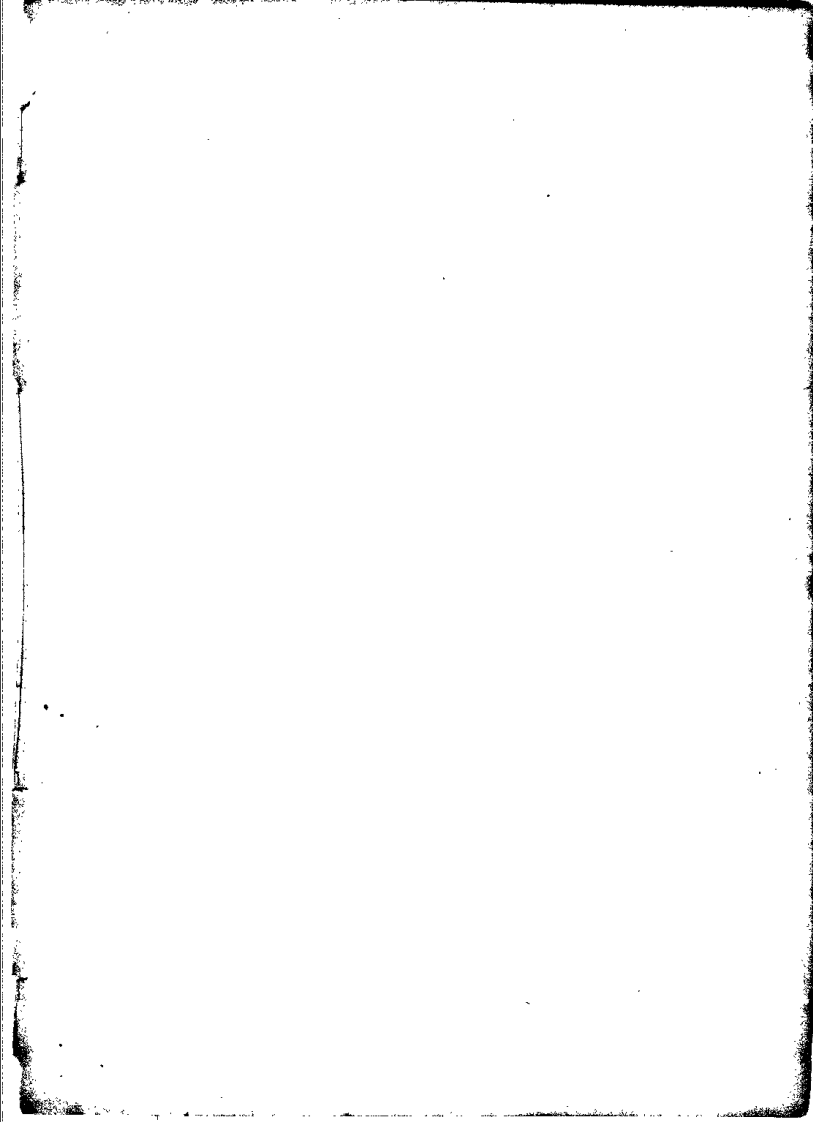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漢書注

墨子篇目考

墨子篇目考

五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原本

親士第一 親士第一 義經音義云君親士也 親愛也 推此與修身當無懈于墨子從古以來所著之詞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國矣 見賢而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志士而能以

其國存者未會有也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衽 如天

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 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

尚攝中國之賢君 齊與上通 離合也 謂河漢三

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 皆於其國抑而大醜

也 雅曰安其大 太無敗 公注老子云太上謂

曰非無安居也 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

心也 好利之不肯斯安如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

志內不器 言不器者其情內省不發云雖禱庸民

終無怨心 言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

者必得其所欲焉 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

也是故偃臣傷君 詔下傷上 言偃臣傷君必

則國危矣 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 歸女樂如齊人不若獻寶而進

士今有五錐此其鉅 史記漢書云錐者必先靡

鉅者必先挫有五刃 此其錯之利錯者必先靡

靈龜近灼神蛇近暴 是故比干之殛其抗也

孟賁之殺其勇也 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

事也 謂事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感難

守也故雖有賢君 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

無益之子是故不勝 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

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 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

然可以及高入深 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

才難令然可以致君 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

為天下器是故江河 之水非一水之源也故能

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 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取不取同而已者乎 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大有不燎燎王德不堯 堯者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在

以覆萬物是故駘陟者速涸說文云涸竭也逝淺者速竭境塲者高以上何休公羊學曰境塲不生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

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遷僑者也

見不脩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惡之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

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擊也無入于口殺傷人之孩說文云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

君子力事日疆願欲日逾設壯壯者壯也日威君子之道也貪則見廉富則見義書義為辨說文云墨

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

華髮隱時當顯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疆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唯南子云果成也

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

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未必幾

云云或禾字之假音說文雄雞而不可脩者其後

可積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王葛云耗

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

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辨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

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

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說文云非

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

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習焉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

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篇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此五入而已則

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犧羊牛也豕豕也犬犬也豬豬也雞雞也狗狗也魚魚也鼈鼈也龜龜也麋麋也鹿鹿也兔兔也鳥鳥也獸獸也之類皆以爲犧牲牛也以爲酒醴黍也宰殺宰殺也而食之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以善說此也天下之百姓

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楚四鄰之國無備齊四鄰之國二患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攝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疆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粟不足以食以食之不足以以此字一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祿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有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養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注一穀不收謂之鐘二穀不收謂之暈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

御覽太平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太平
 故聖王引太平作人作室為宮室為宮室之法
 以圍風寒御覽引高足以辟潤濕御覽引作邊太平引作中御覽足
 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御覽引作力不加以別男女之
 禮謹此則止御覽引作聖王役御覽引作其城郭則
 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
 民所苦者非此也若於厚作斂於百姓御覽引作生
 身不以為辟怪也御覽引作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
 天下之民可得而治射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
 為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
 食之財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
 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為宮室不可不
 節古之民未知為衣服時衣皮御覽引作帶御覽引作茨
 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御覽引作衣御覽引作衣
 之法冬則練帛之中御覽引作足以為輕且緩御覽引作衣
 夏則絺綌輕且御覽引作足以為輕且緩御覽引作衣

人為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抄引云以而足
 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
 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
 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
 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
 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御覽引作不御覽引作府庫實滿
 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
 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
 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賸皆已具矣必厚作
 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
 衣之鏤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御覽引作古女工作
 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
 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
 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
 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
 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
 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
 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御覽引作食御覽引作食
 之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御覽引作體御覽引作腹
 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
 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御覽引作文
 美前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制方丈目不能偏視手

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盥文云其地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文云其地也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文云其地也雖此字亂當爲食飲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聖太平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聖太平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本如此一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吏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云而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作上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

男女本如此一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此辯聖王用樂及禮不在此

程繁引太平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也秋斂冬藏也息於聆也岳也不稅也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也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也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也九招也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也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

樂命曰騶虞也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

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
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
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也。但必以知饑而
亦無遺于野人。無下疑有解字。

墨子卷之一